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

✦ 理性和公义支配最遥远和最孤独 的 星星。

十
布朗神父
的
天真

著——G·K·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译——景翔

南文艺出版社

VOL.

I

作者简介

G. K. 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1871—1935)

举世闻名的英国作家，献身侦探小说，创造出“布朗神父”这位现代犯罪文学上不朽的教士侦探形象，深受读者喜爱。G. K. 切斯特顿也是最早提出“侦探小说应视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辩护者，他的这番论述至今仍被列为最聪明、最有见地的论述之一。

G. K. 切斯特顿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伦敦大学。广涉文学评论、编辑以及神学等，对20世纪初的英国文坛有显著的影响力，他最热爱、投入心力最多的是推理小说。

切斯特顿所创造的布朗神父，是继福尔摩斯之后英国短篇解谜推理创作热潮之中最重要的侦探形象。与福尔摩斯探案不同，布朗神父侦破谜案并不依靠对外在物质线索的观察，也不需要追踪罪犯踪迹，而是借由宗教对于人性心理的了解，透过哲学思维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做出慧黠的洞悉。正如博尔赫斯评价的那样，小说并非以暴力和血腥吸引读者，而纯粹是虚构环境下的智力游戏。这种侦探推理手法影响深远，成为日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等黄金时期大师的灵感源头。

切斯特顿长年笔耕，生前的最后十二年每周都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除了努力创作正统的古典解谜推理之外，他还对推理小说做了种种的实验，写出《奇职怪业俱乐部》与《知道太多的人》这类颠覆推理小说公式的作品，是推理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师级人物。

译者简介

景翔

1941年生，台湾省台北工专三年制土木科毕业。主修理工，爱好文学艺术，曾任职于电脑界及新闻界，在中国时报工作二十五年（历任副刊编辑、资料室编译、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时报周刊总编辑、中国时报艺文组主任、“中国时报”社会服务部副总经理）后退休。他是资深的影评人和专业译者，担任影评工作多年，曾主持广播及电视节目，喜爱文学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翻译过数十部推理小说。曾参与催生《推理》杂志，并长期撰写《推理录影带选介》《推理小说大家看》两大专栏。

景翔先生所译的《布朗神父探案全集》多年来一直备受读者推崇，也是中国推理迷公认的最佳译本。

布朗神父
的天真

著——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

译——景翔



The VOL. I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朗神父的天真 / (英) 切斯特顿
(Chesterton, G.K.) 著; 景翔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2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书名原文: 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
ISBN 978-7-5404-5830-0

I. ①布… II. ①切… ②景…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320号

本书译文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I

布朗神父的天真

作者: G.K.切斯特顿
译者: 景翔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吴健
封扉设计: 萧睿子
内文制作: 刘晓霞 杨进宝 刘芳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75
书号: ISBN 978-7-5404-5830-0
定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为侦探小说一辩 7

1 蓝色十字架 13

2 秘密花园 37

3 怪异脚步声 62

4 飞星宝钻 84

5 隐形人 103

6 实事求是的忠仆 127

7 奇形怪状 148

8 李代桃僵 171

9 天谴 195

10 太阳神的眼睛 216

11 断剑之谜 238

12 三件凶器 262



为侦探小说一辩

切斯特顿

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 (Gilbert K. Chesterton, 1874—1936) 这位举世闻名的英国作家，因为献身警探小说、创造出布朗神父这位现代犯罪文学中真正不朽人物之一的教士侦探，而深受读者喜爱。他也是最早提出“侦探小说应视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辩护者，他的各种论述至今亦仍使他名为最聪明、最有见地的辩护者之一。

本文就是他针对此一议题所写的众多文章之一，并最常被人引述的意见出处。本文见于他的《被告》(*The Defendant*, 伦敦：R. B. 强森出版公司。纽约：杜德、米德公司，1902) 一书。这可能是首次有人对此种类型作品提出严肃而具体的评论；而且一定是文学界名人的第一人。

霍华德·海克拉夫特 (Howard Haycraft)

侦探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若想了解其心理学上的真正原因，就必须抛开一些空谈。例如，大众舍优取劣，所以才接受侦探小说，因为它是劣等文学，这种说法就完全错误。缺少艺术造诣决不会让一本书受到欢迎。布雷德肖 (Bradshaw) 的《全英火车时刻表》(*Railway*

Guide，印刷商乔治·布雷德肖于1839年在曼彻斯特发行，至1961年废止)毫无心理喜剧成分，却也无人在冬夜里大声朗诵。如果侦探小说读来比火车时刻表更有趣，必定是由于侦探小说更富艺术性。很多好书幸运地普受欢迎；更幸运的是，很多劣作乏人问津。一部好的侦探小说，大概会比一本坏的要更博得好评。但问题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好的侦探小说其实存在。对他们而言，这有如是在谈论善良的魔鬼。在他们眼中，写一篇关于盗窃的小说，就像在精神上犯下了盗窃罪。对那些感受力薄弱的人来说，有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侦探小说宛若莎翁剧作，充满了激情的犯罪。

然而，一篇好侦探小说与一篇坏侦探小说的差异，大概相当于一首好史诗与一首坏史诗的差异，甚至犹有过之。侦探小说不仅是一种全然正统的艺术形式，还具备某些绝对且真实的优点，可作为大众幸福的代表。

侦探小说第一个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大众文学最早，也是唯一能传达现代生活中某些诗意感受的文学形式。人类居于崇山深林中千年万载，才发现山林的诗意；因此同样能合理地推测，将来我们的后代将烟囱比为山峰般华丽壮阔，将路灯喻为树木般古意盎然，以如此体悟将大城市视为狂野、醒目之物，那么，侦探小说当然就是《伊利亚特》(*Iliad*，据传为荷马所著的伟大史诗，主要讲述特洛伊之战最后一年的故事)。无人能不注意到在这些故事中，主角或侦探穿越伦敦，就像神话故事中的王子般孤独且自由，而在那难以逆料的旅程中，寻常的公车也染上了精灵般的原始色彩。城市华灯初上，一如无可尽数的妖精之眼，因为它们都守有一些秘密，无论多么粗鄙，皆唯有作者心知，读者未明。路途的每一处转折都像有手指引导；每一道烟囱盖连成的奇妙天际线(Skyline，指建筑物或高山在天空映衬下所形成的

轮廓线条，又称“空中轮廓线”），似乎都疯狂、嘲讽地暗示着谜团的含意。

这种对伦敦诗意的认知并非芝麻小事。平心而论，一座城市甚至远比乡野更富诗意，因为大自然是由无意识的力量所组成之浑沌状态，而城市的浑沌状态却是由有意识的力量所组成。花朵的花冠或苔藓的纹路可能意义重大，也可能不是。但街道的每一石、墙垛的每一砖，则正是刻意安排的符码。是某人传来的讯息，就像是一封电报、一张明信片。最狭窄的街，在每一个转角拐弯之处，都有建造者的灵魂存在，哪怕是此人已长眠九泉。每块砖都像人一样，具有个别的象形文字，正如巴比伦(Babylon)铭刻之砖；屋顶上每块石板，都如同算数石板，可为教育文件。任何事物，纵使在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那种琐碎末节的奇想形式下，只要能呈现文明细节的浪漫，能强调在砖石之间那些深不可测的人性，就是美事一桩。只要一般人能充满想象力地去观察街上十个人的习惯，即使不巧第十一个人可能是名恶贼，那也很好。也许我们可以梦想伦敦可能有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浪漫，梦想人的灵魂比肉体有更奇异的冒险，追求品德比追捕罪犯更困难也更刺激。可是因为我们的大作家们(除了令人赞佩的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英国小说家，十九世纪末新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著名作品有《金银岛》《化身博士》和《诱拐》等]以外)，都拒绝书写这一类大城市的眼睛如同猫眼般在夜里闪烁时，那种惊悚的感受和片刻，所以我们才必须公平地赞誉那些大众文学，既不从俗于耽溺在卖弄学问与堆砌词藻之间，也不把现况视为无趣，或将常态视为平凡。在每一个年代里，大众艺术一直都对当时的风俗习惯和服饰备感兴趣；在耶稣受难图(Crucifixion)前围观的盛装群众都是佛罗伦萨(Florentine)的名门贵族或法兰德斯(Flemish，佛兰德斯[Flanders]为欧洲西部区，

濒临北海，包括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的地区)的公民。在上个世纪(指十九世纪，本文发表于二十世纪初之1902年)，知名演员都习惯戴上洒了粉的假发、系上轮状皱折衣领来演出马克白(Macbeth)一角。在现代，自身生活的诗意、习惯，我们信服的程度又有多少？但我们却也许很轻易就能接受，某人想象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英格兰西南部韦塞克斯王国之国王，在位期间率军击败入侵之丹麦人，曾下令编纂法典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穿了观光客的灯笼裤在烤蛋糕的画面，或是在《哈姆雷特》(Hamlet)剧中，王子穿着大礼服出场，帽子上还围了一圈黑纱。但这种自古以来像罗得的妻子(典出《圣经·创世记》，上帝以天火焚毁所多玛及蛾摩拉两城时，罗得的妻子及两个女儿由天使领出，嘱咐他们逃往琐珥城，途中不可回头、不可停留。罗得的妻子因回头看了一眼，顿时化为一根盐柱)一样，缅怀过去的本能不能永远执守下去。一种描绘现代都会各种浪漫可能的粗浅大众文学，必定崛起。普受欢迎的侦探小说已然兴起，就像传唱罗宾汉(Robin Hood)事迹的民谣般，未经雕琢却饶有新意。

无论如何，侦探小说还有另外一项成就。虽然人性中的固有罪恶，始终就倾向抗拒文明这种普及且自动化的事物，鼓吹背离与反叛，但警察行动的浪漫传奇故事，却仍然在意识到文明本身即是最激情的背离、最浪漫的反叛以前，思想中依旧保有相当的理性。刻画这些不眠不休、守卫社会前哨的卫兵，来提醒我们是住在一座武装军营，与混乱的世界作战，其中的罪犯和余孽，只是我们门内的叛徒。当警察传奇故事里的侦探孤身一人，近乎愚蠢地无畏无惧，站在盗贼厨房里的刀子与拳头之间，的确能令我们记得社会正义的代表，是最原始而诗意的人物，而盗匪和拦路贼，只不过是老旧宇宙中温和的保守势力，

令人愉快地遗留在人猿与狼群的尘封远古纪事中。警方的传奇就是人类的传奇。所根据的事实为，道德才是最黑暗、最大胆的阴谋。侦探小说也提醒我们，这整个无声无息、不引人注意，却使我们受到约束、保护的警察体系，只是一项成功圆满的骑士侠义行为。

1 蓝色十字架

在一带银色的晨曦和一带闪亮的绿色海水之间，那艘船抵达了哈威治，放出像苍蝇似的一群人，我们要注意的那个人一点也不出众——也不希望显眼。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只是他那一身像度假般的华丽服装与脸上如公务员般严肃的表情有点不搭调。

他的衣着包括一件浅灰的短外套、一件白色的背心，还有一顶围了条灰蓝色缎带的银色草帽。相形之下，他瘦削的脸很黑，下巴蓄着黑色短须，看来像西班牙人似的，而且有伊丽莎白时代的风味。他专注地抽着一根香烟，像个游手好闲之徒，人们根本不会想到那件灰色外套下藏着一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而白色背心下有一张警方的识别证；人们也想不到那顶草帽下是全欧洲最厉害的脑袋。因为这就是华伦亭本人，他是巴黎警察的第一人，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侦探；他从布鲁塞尔来到伦敦，要逮捕本世纪最大的罪犯。

傅南彪在英国。三个国家的警察追踪着这个了不起的罪犯，从比利时的根特到布鲁塞尔，再由布鲁塞尔到了荷兰的荷兰角；推测他会利用伦敦举行的感恩祭大会里陌生者众多而混乱的情形，装扮成和大会有关的小职员或秘书；当然，华伦亭并不能确定；谁也不能确定傅

南彪会怎么样。

自从这个犯罪大师突然停止让世界骚动以来，已经有很多年了；而他停手之后，就像他们在罗兰^①死后说的，世界平静了很多。可是在他最好的日子里（当然，我的意思是最坏的）傅南彪却是个像凯撒大帝一样了不起的国际知名人物。几乎每天的报纸都刊载着他逃过了前一次罪行的制裁，又犯下一桩新的罪案。他是法国西南部加斯科涅人，身材高大而行为大胆，有各种最荒诞的传言说到他在体育场上突发的幽默，说他把裁判头下脚上地倒竖在地上，“让他脑筋清楚”；或说他两臂各夹住一名警察跑过瑞福里大街。说傅南彪惊人的体力大多用在这种不流血却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上，他倒是受之无愧；他真正的犯罪主要是一些手法独到而一扫无遗的盗窃行为。几乎每一件窃案都是一件新的罪行，本身就是一篇故事。

例如他在伦敦开了一间很大的泰乐林乳品公司，公司里没有乳品，没有乳牛，没有车辆，没有牛乳，却有数千名订户。他给这些订户的服务只是把别人门外的小牛乳罐拿到他自己的顾客门口。他也曾用特殊技术将信件内容拍摄并缩小放在显微镜的玻璃片上，从而让一个整袋信都被拦截了的年轻女士与他维持不负责任而密切的鱼雁往返，不过，他大部分的实验手法都力求简单。据说有一次在半夜他将一条街道的所有门牌编码全部重漆过，只为了将一个外地来的人引入陷阱。

很确定的是他发明了一种可移动式的邮筒，放在安静的郊区路口，看是不是碰巧有人会将邮购单投入。最后，他还是个惊人的特技专家；虽然身材高大，却可以跳得像只蚱蜢，或像猴子似的隐入树梢。因此

① 法国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翁。他是查理大帝的外甥，以臂力、勇气和骑士精神见长，曾与友人奥立佛大战五日，不分胜负，因此有“a Roland for an Oliver”（有力的还击或以牙还牙的报复）一说。

这位伟大的华伦亭，在准备搜捕傅南彪的时候，非常清楚就算找到了那个人，他的冒险行动还不能结束。

可是他要怎么找到那个人呢？关于这一点，伟大的华伦亭的想法还未完全成形。

虽然傅南彪擅长乔装改扮，但有一点是无法掩藏的，那就是他的身高。若是华伦亭敏锐的眼睛看到一个很高的卖苹果妇人，一个很高的榴弹兵，或甚至是一个相当高的公爵夫人，他都可能当场将他们逮捕。可是他搭上火车一路过来，没有一个人可能是乔装改扮过的傅南彪，就像没有一只长颈鹿可以伪装成一只猫一样。

对在船上的那些人，华伦亭已经全查看过了。至于在哈威治和沿途其他地方上车的人，有六个绝对没有问题。其中有一个很矮的铁路局官员，是要到终点站的。三位身材矮小的菜贩在两站之后上车，一位很矮的寡妇由埃塞克斯郡一个小镇上车，另外还有一位非常矮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由埃塞克斯一个小村庄上来。谈到最后这个人，华伦亭放弃查究，几乎为之失笑。

那个小个子神父真是标准的东部平原特产：一张脸又圆又平凡得像诺福克团子^①；两眼空洞得像北海；手里抱着几个牛皮纸袋，好像很难拿稳。感恩祭大会毫无疑问地把很多这一类的人，从他们当地的不景气中吸引出来，这些人盲目无助，仿佛扑火的蛾子。

华伦亭是标准法国式的怀疑论者，对神父不可能有好感，但却可以怜悯他们，而这个神父大概会引起每个人可怜他。他带着一把破旧的大雨伞，一直不停地掉在地上。他好像不知道哪一头才是他的回程车票，像个白痴那样头脑简单地向车上每个人说他得很小心，因为在

^① 用面团做成里面不带馅料的汤圆。

他的一个牛皮纸袋里有一样用纯银打造“镶了蓝色石头”的东西。他那种埃塞克斯的土气和圣人般的单纯很巧妙地混和在一起，一直让那个法国人觉得很有意思。最后那个神父[居然]带齐了所有的纸袋到达了斯特拉福，又回来取他的雨伞。在他做最后那件事时，华伦亭甚至好心地警告他要顾好那件银器，不能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可是不论华伦亭在和谁说话，他都始终睁大了眼睛在看别人；他稳稳地搜寻着每一个至少有六英尺高的人，不管贫富，不分男女，因为傅南彪比六英尺还高上四英寸。

他在利物浦街站下了车，相当问心无愧地确定自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漏失那个罪犯。然后他先到苏格兰场让自己的立场合法化，也为万一有需要时安排帮手。之后，他点上一根烟，到伦敦大街上去逛一逛。就在他到维多利亚那边的街道和广场上走着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

那是一个很古雅而安静的广场，在伦敦算是个很典型的地方，充满了偶发的寂静。四周高高的公寓房子看起来既繁华又像无人居住；中央有一处灌木，看来荒凉得像是太平洋上一个绿色小岛。广场四边之中有一边比其余三边要高一些，像一座高台；而打破这一侧直线的是伦敦众多令人赞赏的意外之一——一间看似从索霍区闯来的餐厅。

那是一个毫无道理会引人注意的地方，有盆子里种着矮矮的植物和柠檬黄与白色条纹的长百叶窗，坐落在街上特别高的地方。就像平常在伦敦常见的补救办法，有一道阶梯从街上直升到大门口，几乎就像一道通往二楼窗口的防火梯。华伦亭站在黄白条纹的百叶窗前抽烟，把百叶窗看了好一会。

所有的奇迹最令人不可置信之处，就在于这些奇迹真的会发生。天上的几朵云真的会聚集成一只张大的人眼，一棵树真的会立在令人